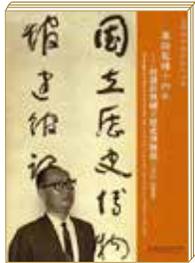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臺灣博物館與圖書館奠基者包遵彭先生

### 讀《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》

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 | 方美芬



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

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／國立歷史博物館／201611／694頁／26公分／1,000元／平裝  
ISBN 9789860506297／069

文化是人類文明演進軌跡的生活紀錄，從古至今人類蒐集、保存實體的物質文化以及語言、文字、文物、藝術、習俗、思想等非物質文化，進而設置常設機構提供研究和展覽，以茲教育社會大眾。而這種保護文化的機構，大體可以區分為博物館和圖書館兩大類。博物館主要是「從事蒐藏、保存、修復、維護、研究人類活動、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，以展示、教育推廣或其他方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。」（注1）圖書館則透過「蒐集、整理、保存及製作圖書資訊，以服務公眾或特定對象的設施。這些圖書資訊，指圖書、期刊、報紙、視聽資料、數位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。」（注2）

現今博物館種類繁多，依館藏內容，歸分有歷史、科學、工藝、藝術、綜合等類別，其中，歷史博物館係以人文科學資料為主，主要是蒐藏歷史文物，保存各時期人類社會珍貴的文化遺產與紀錄。臺灣第一座博物館，創設於1908年10月24日的日治時期「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」（即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身），因為承接日本人研究取向，館藏以動物及人類學標本蒐藏居多，曾經是東南亞地區頗富盛名的自然史博物館。政府遷臺後成立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館——國立歷史博物館，它的肇建開啟了臺灣博物館事業的萌芽。《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》一書，詳實記錄了臺灣博物館創建的艱辛與發展歷程。

本書係創館館長包遵彭先生百歲誕辰紀念集，內容分包遵彭與博物館文選、包遵彭紀念文選、包遵彭事略和附錄四部份。第一部份選錄了其任職期間撰寫有關國立歷史博物館沿革、博物館學理念與國際博物館參訪考察等篇章，讀來深具歷史意義與文獻價值。

臺灣在風雨飄搖年代，百廢待興，1955年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有感於社會歷史教育的重要，乃將臺北植物園前身「臺北苗圃」部份區域規劃建設為「南海學園」，首先於園區成立「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」，並恢復設置「國立中央圖書館」，美術館由包遵彭先生出任首任館長，圖書館則是蔣復璁先生。1957年10月10日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正式定名為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。

然而一個機構的穩固建立，重在有明確的目標與長遠規劃。在歷年撰述的工作報告中，先生始終汲汲於文物蒐集、展覽、研究出版和國際交流四大方向，希望能夠將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廣泛應用於社會教育。可惜的是，執掌歷史博物館 14 年後，先生因身體違和，因此轉調鄰近的國立中央圖書館（國家圖書館前身）；欣慰的是，他仍舊秉承著博物館服務精神，「於國家圖書館應辦之業務，應盡之職責，莫不全力推動」，其拳拳擊劃者有：一、大量充實圖書，二、全力編纂參考工具書，三、成立國家目錄中心，四、閱覽與展覽，五、加強國際聯繫，六、館際互借，七、鼓勵同仁研究，八、鼓勵善本書出版等項。張師錦郎曾慨言：「博物館學的論著……，吾人曾詳讀其論述，深覺其中頗多道理皆可為圖書館工作者所拳拳服膺者。……博物館學與圖書館學，雖內容不同，然其原理原則息息相通，可互相應用。」（注 3）

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·傑佛遜（Thomas Jefferson）自撰墓誌銘：

托馬斯·傑佛遜

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

維基尼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

維基尼亞大學之父

安葬於此

銘文不提「總統」兩字，卻彰顯了對國家制度長遠建立，對民主、民權、自由、教育的貢獻，其實遠比高官顯爵的地位更能夠使人懷念。

先生初為報社記者，逢 1937 年對日抗戰內憂外患年代，毅然轉至戰地服務團工作，旅軍期間努力於戰時青年教育與拯救維護中國文化；1951 年離開軍事工作後專心於作育菁莪，1955 年應聘籌備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，至此開啟了臺灣文化事業建設工作。從博物館相關論述中，如〈中國博物館史稿〉、〈中國博物館之沿革及其發展〉、〈論歷史博物館〉和英國博物館等選文，不僅細述了中國和世界博物館的發展歷史，而〈戰時文物之維護〉、〈古物保存法〉、〈戶外博物館與名勝古蹟之維護〉等文，可深感其憂心戰爭對人類文化遺產破壞的急迫感，因此不遺餘力於歷史文物的蒐羅與保護。在其擔任博物館館長期間，他「愛文物甚於生命」，幾乎是以館為家，最後竟「捨棄生命為工作」。先生常說：「當我生命結束的時候，才是我休息的時候。」（注 4）

鞠躬盡瘁於文化事業的包遵彭先生，在國立歷史博物館 14 年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近 2 年的公職生涯，從故舊門生紀念文章中，不難窺見先生對博物館和圖書館的見識與規劃，為初期臺灣文化事業打下了基礎。在辭卸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典禮中，他自謙自己只是「一塊小小的基石」（注 5），然而這塊「基石」卻「嘉謀預籌，澤被兩館」。（注 6）觀其精神，可與托馬斯·傑佛遜同光。



## 注釋

1. 《博物館法》第 3 條。
2. 《圖書館法》第 2 條。
3. 張錦郎，〈包遵彭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〉，《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》，頁 616-625。
4. 黃肇珩，〈愛文物甚於生命，包遵彭以館為家〉，《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》，頁 593-595。
5. 包遵彭，〈勇往向前——辭卸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典禮中致詞〉，《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》，頁 662-663。
6. 尹章義，〈盡瘁兩館一龍溪——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暨創館館長包遵彭先生壽〉，《筆路藍縷十四年：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（1955-1969）》，頁 4。